

都市浪漫曲

邓超荣
关飞 著

深圳社会启示录

特区歌舞厅内幕

海天出版社

深圳社会启示录(纪实文学系列之一)

都 市 浪 漫 曲

——特区歌舞厅内幕

邓超荣 关飞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曾凡益

装帧设计 赵学青

都市浪漫曲

——特区歌舞厅内幕

邓超荣 关 飞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深圳)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5.75 字数 111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80542-683-10/I·167

定价:5.90 元

深圳社会启示录(纪实文学系列)

主 编： 杨作魁 曾凡益

图书特色： 推介深圳热点 实录特区真情
横断社会丑恶 褒扬人间正气

内容提示：

《都市浪漫曲——特区歌舞厅内幕》

深圳特区歌舞厅内，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它既是艺术家们献歌献舞的文艺舞台，又是深圳市民调节紧张生活的娱乐场所；它既是万千青年临工丰富工余生活的好去处，又是少数不法分子寻欢、肇事的发生地。欢乐背后有哀怨，云团前面是撒满金晖的阳光。

《暴涨的身价——房地产市场探秘》

炒卖房地产，被人们认为是当今最快最易最无风险的发财之路。于是，从深圳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中城市，涌现了一批专事倒卖房地产的“炒爷”。他们用自己的甜酸苦辣，编织了一串串传奇和幻想、故事与现实，有的终于成了身价暴涨的“大亨”。其秘诀，尽在书中。

《理性的复归——“8.10”股市狂潮追击》

金钱的魔力，驱使数十万人涌上街头，相互争斗。有人贬斥他们是丧失理智，行为返祖；也有人褒扬他们是驾驭时局的弄潮儿，为精明之举。股市狂潮的是与非，功与过，固然还有待历史定评，但它为股份制企业插翅添翼，给一部分人

带来丰厚的实惠，乃是十分清楚的。

《黄金街寻梦——“中英街”时空跨越》

祖国的神圣领土，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屈辱。在近百年中，沙头角“中英街”，两种制度、两种势力大搏杀。人们送走了葬身大海的逃亡历史，迎来了黄金满街的辉煌现实。

《铁血雄关——海陆空缉私档案》

辽阔而漫长的边防线，神秘又庄严。走私与缉私，偷渡与反偷渡，在空中、地面及海上进行，使得国门内外“无声的战斗”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这里有美与丑的较量，有正义与邪恶的搏斗，有生死予夺的抗争……

《人性的超越——100万临工大扫描》

100万有志青年，冲破种种世俗偏见，从祖国的大江南北奔赴南国边陲，投身经济特区建设，掀起了当代中国一股“人口大迁徙”的热浪。这些被称作打工仔打工妹的青年临工，以他们的奉献精神 and 辉煌业绩，展示了自身的生命价值，揭示了青年的人生真谛。

目 录

第一章 吹拂首都舞台的清风	(1)
• 李瑞环、李铁映这样说	(1)
• 市委副书记点唱《坏女孩》	(3)
• 一位“神秘”的客人	(7)
• 海风吹来阵阵鲜	(14)
• 有人惊呼：“老大哥”落伍了	(19)
第二章 异军，崛起在特区文化舞台	(21)
• 无心插柳柳成荫	(21)
• “禁地”的消失	(25)
• 不能叫“夜总会”	(27)
• 花香自引蜂蝶来	(29)
• 从“独霸称王”到“群雄割据”	(32)
第三章 冲击波不仅仅波及深圳	(37)
• 他们并未公开亮出旗号	(37)
• 一个全新的意念	(39)
• 经纪人	(43)
• “全盘西化”的启示	(45)
• 是不是共产党领导	(47)
• 你要采访我收费	(49)
• “炒更”的尴尬	(53)

第四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58)
• 运作轨道上的“追光灯”	(58)
• 主动出击	(60)
• “港化”的困扰	(63)
• 新形象	(68)
• “南郭先生”露馅了	(72)
第五章 水晶球下的“战火”	(76)
• 收费奇招与抽奖骗局	(76)
• “抢手货”	(79)
• “客串”悲喜剧	(83)
• “争霸”高招	(85)
• 风水先生的预言失灵了	(92)
• 一封告状电报	(95)
• 一道免费的“菜”	(97)
第六章 “聚宝盆”的魔力	(100)
• “的士高大王”的兴衰	(100)
• 枪声,在光天化日之下响起	(104)
• “捞过界”的特殊过客	(106)
• 金发碧眼的“淘金”者	(110)
• 行家的打赌	(112)
第七章 这里星光灿烂	(117)
• “夜归人”的甘苦	(117)
• 脱下“虎皮”的“三料冠军”	(121)
• 风姿绰约胜佳人	(125)
• 不倒人	(128)
• 2 •	

• 黄金机遇	(130)
• “歌后”的新飞跃	(134)
• “袖珍”歌星	(136)
• 从失败中奋起的小百灵	(138)
• 流浪者踪迹	(140)
第八章 朗日下的阴影	(144)
• 性骚扰——女歌星的困惑	(144)
• 毒品和赌——男歌星的迷魂汤	(147)
• 迷人的“陪酒女郎”	(149)
• 一名小提琴手的悲伤	(152)
• 魔影,向舞场逼近	(154)
第九章 刮向香江的旋风	(160)
• “上天”容易“下海”难	(160)
• 司徒先生的风雅之举	(163)
•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165)
尾声:尚未结束的挑战	(170)

第一章 吹拂首都舞台的清风

• 李瑞环、李铁映这样说

1992年8月28日晚,北京中南海警卫局礼堂里灯光璀璨,掌声如潮,深圳市歌舞厅赴京汇报演出团的演出,吸引了紫禁城里日理万机的高层人士。深圳歌星舞星的精彩演唱和轻松活泼的表演形式,早已轰动京华,当这场告别演出开幕前,警卫局礼堂的1200多个座位上早已坐满了来宾,楼上楼下的过道上也站满了观众,这些“站位”的观众,大多是中顾委办公室的负责人、警卫局的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演出团的负责人。连他们都没有坐的位置,可见座位上宾客层次之高了。这时,门外黑压压的人群已堵塞了通道,许多手持入场券的观众也无法挤进场来,有人开始鼓嘈。深圳人太熟悉这种人群拥挤的场景了。

演出团的负责人大吃一惊,连忙向安排演出的文化部艺术局演出处一位负责人询问,这位负责人却笑着说,不必着急。这种情形在警卫局礼堂的确从未发生过,这是

你们的成功，我们的失误了。原来，进入中南海警卫局礼堂向中央领导部门汇报演出的文艺晚会，大都是按座位额发出入场券，不知是因为被邀请者工作太忙，还是演出的节目缺乏吸引力，出席观看的人数却总是不多，以至场面显得过于冷清。面对特区来的这个演出团，有关部门商量后，为了确保汇报演出有一个热烈的气氛，于是发出了1800张入场券。殊料未到晚上6时，礼堂门外不仅来了超出座位数额入场券的600人，还来了几百个凭过往经验“一定能找到空位入场”的没有入场券的热情的深圳歌星拥趸。于是，两批观众拥挤在门外，一直到演出开始半个小时后才逐渐散去。警卫局的战士也确实紧张了好一阵，他们紧闭大门，笑着劝说这些观众，而这些观众也并不冲动，只是紧盯着门缝朝前慢慢地挤上去。当场内的掌声多次像潮水般响起来时，门外的观众才夹着汗潮散去。

通常地方上的演出如有首长驾临，剧场里肯定划出一大片座位，而过道上也绝不允许有站立的观众，否则首长的脸色一定很难看，甚至会呵斥剧场“秩序混乱”。当晚警卫局礼堂的情景，可以说是“秩序混乱”了。可是，挤在观众席中观看演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和政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李铁映，以及中顾委、文化部、中央警卫局的许多领导人却兴致勃勃地欣赏着演出的节目，丝毫不受这过分热闹的场景所干扰。

演出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李瑞环和大批领导人走上舞台与演职人员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和演出团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当与“小梅兰芳”胡文阁握手时，李瑞环高

兴地询问他的学习经历。演出团团长、深圳市市长助理邵汉青请李瑞环讲话，李瑞环大声地对演出人员说：“没有什么要说的，感谢大家给我们带来一个轻松、愉快的晚上！”他把话筒递给李铁映，李铁映接着说：“感谢深圳歌舞厅艺术家给首都舞台吹来了一阵清风。”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翌日，新华社报道这场演出的电讯稿出现在全国许多大报的第一版上，《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更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深圳歌舞厅汇报演出轰动京华”的盛况。至此，作为中国文化市场中最具有商品特性、最富争议的娱乐品种——歌舞厅艺术，得到了最高层次的政治认可和赞赏。

· 市委副书记点唱《坏女孩》

有关深圳歌舞厅的争议，已持续了近10个年头，期间曾引发了一次市委副书记的“微服私访”……

1986年秋的一个晚上，“京湖大酒店”的巨型霓虹灯在夜幕下发出耀目的光芒。10时许，有两名步行者在灯下停下了脚步。年长的是中年人，满头黑发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那套深蓝色的中山服又使他显得沉着而干练。另一名年轻人鼻梁一副金丝眼镜，给人以文雅、机灵的感觉。中年人低头向年轻人吩咐了几句，年轻人点点头，走到酒店左侧的售票处买了两张入场券。未几，两人循着梯级，往二楼走去。

此刻，二楼的歌舞厅内，正是一番喧腾欢乐的景象：衣着时髦的歌星正在强劲的鼓乐伴奏下高歌，一群青年男女踏着“的士高”节奏起舞；不跳舞的顾客则散坐在餐桌旁；侍者穿梭其间，有如轻燕……

那两个男人显然不是歌舞厅的常客。他们的神态举止，表现出一种对这种娱乐场所的陌生感。两人进去后还靠在门边站立了一会儿，以适应歌舞厅灯光摇曳、喧声震耳的氛围。一名穿红色制服的女侍应款款上前探问：

“先生，请问几位？”

“两位。”年轻人答道。

在女侍应的引领下，他们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坐定。

京湖大酒店歌舞厅仅可坐 200 人，装修也不算豪华，在深圳歌舞厅中，只能当“小弟弟”。但小弟弟也有其可人之处：地靠火车站，许多错过时间过不了“桥”的香港顾客便会“近水楼台”前来光顾。今天晚上，这些香港客人又是点唱又是跳舞，又是拍掌又是欢叫，好不活跃。

那两个男人依然端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他们一不要食品饮料，二不下舞池跳舞，甚至连交谈也很少。他们似乎是局外之客，场内的雀跃气氛感染不到他们。中年人默默地抽着烟，那双颇有阅历的眼睛留神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餐桌上那昏暗如豆的烛光，更给他们的脸平添了几分神秘之色。

又一名歌星登台了。中年人好像终于等到了他所期待的时刻，他拿过一张点唱纸写下了什么，然后不动声地

递给了一名女侍应。女侍应将它递到了女歌星的手中。女歌星看了一眼，略作沉吟，然后笑着对观众说：“有位先生点唱两首歌，一首是香港歌曲《坏女孩》，这不是一首好歌，在香港也不播唱了，我不想唱不好的歌给各位听，请原谅。至于另一首是《洪湖水，浪打浪》，我现在就给这位先生送上，希望在座各位也会喜欢……”

掌声骤然而起。点歌的中年人的脸上显出笑纹，原先那略显严肃的表情一扫而光。他拍拍身边那位年轻人的肩膀，两人相视而乐，也使劲地拍起手来。

女侍应诧异地盯着这两名“怪客”，暗暗忖度：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谜底，终于在“怪客”离座道别之后揭开了——他们既不是寂寞的旅人，也不是猎奇的旁观者，而是中共深圳市委的一位副书记以及他的秘书。

作为顾客，这位副书记是第一次涉足深圳歌舞厅的大门。其实早在他调来深圳工作之前，他就对深圳歌舞厅投以关注的目光了。当时，他的办公桌上曾放着几份别人送来的关于深圳等地歌舞厅情况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对于深圳歌舞厅是贬多于褒的。而在其时，内地人对“的士高”音乐还未表态接纳。有的报纸甚至有“的士高”音乐使观众“集体休克”的惊人报道。内地对深圳的议论，也有指歌舞厅为“资本主义染缸”的。

到深圳任职不久，这位副书记也陆续收到一些群众来信，其中一封措辞特别尖锐：“深圳的歌星、舞后有的来自广州、更多的则来自内地，这些人有的是无业青年，有

的是被内地除名的，也有的给原单位来个不辞而别，还有的是请了长期病假。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是赚钱混世的。’他们唱的歌，几乎是清一色的港台劲歌，和那些无病呻吟之曲。他们跳的舞，近似挑逗与卖弄风情，很难谈得上什么艺术，更有甚者，连明文规定禁唱的歌曲《坏女孩》，我们也在一家歌舞厅听到了……。”如此看来，问题真的不容忽视。

深圳的歌舞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位副书记萌发了亲临其境看个究竟的念头。好在他初到深圳任职，许多市民还不认识他，于是，他便偕同秘书对深圳歌舞厅来一次“微服私访”。他有点点唱一首禁歌和一首革命抒情歌曲，以探测、一睹深圳歌舞厅的“庐山真面目”。答案是令他满意的。“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呀……”当女歌星放声高唱这首他十分熟悉的歌曲时，他情不自禁地轻轻唱和起来。

深圳歌舞厅注定是个新闻热点。从它诞生之日起，它就招引了各种各样的评价，有赞扬肯定的，也有批评否定的，自然更少不了种种式式的流言蜚语。所有这些，令深圳歌舞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于是就有没到过沙头角和歌舞厅，就不算到过深圳的说法。

褒贬不一，传闻不绝，深圳歌舞厅行业竟成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考察、研究的对象，形成了一种“深圳歌舞厅现象”。几年来，各种级别、各种规模的调查人员纷沓而至。最郑重其事的，当数广东省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连续派出的三个

调查组，他们采用购票进场“私访”的办法，到深圳歌舞厅进行实地考察，目的是要撩开笼罩着深圳歌舞厅的那层神秘的面纱。

• 一位“神秘”客人

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来深圳考察，有的也无意无意地到歌舞厅去看看。正是这种看似偶然的机，引发了深圳歌舞厅演出团的轰动京华之举……

1992年春的一个晚上，一位满头银发的中年人陪同一位与他同样清瘦的中年人踏入设在深圳大剧院三楼的沙都歌舞厅。歌舞厅的主人——几年前还是深圳郊区沙尾村农民的温锦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这家歌舞厅以大型的民族歌舞节目吸引顾客，早已名声远播，成了深圳市不少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接待贵客的必到之地。因此，温锦培对于各地领导人的到来已不感到新奇。他们的演出节目也从不因为某些高层领导人的视察而更换。但是，今晚来的客人有点不寻常，因为陪客的是深圳市常委、市委宣传部长杨广慧，而文化局派来作陪的一位处长更显得神态拘谨，眼睛总是紧张地盯着舞台。这一切，都未能引起精明的老板温锦培的特别注意。今晚的来客太多，又“爆棚”了。他只是很随便地与曾为他的歌舞厅开张主持过亮灯仪式的杨广慧部长一行握手并安排好座位后，就赶紧到别的座位上应酬去了。

中年来客的兴致很高，他一边认真地观看舞台上的歌舞表演，一边侧耳听杨广慧在节目进行当中的讲解，不时点头表示赞同。舞台上的演唱吸引了全场观众：当专供顾客自娱的交谊舞时间结束，自动舞台立即向舞池区伸展。晚上10时30分到11时30分是沙都歌舞厅的黄金时间，一场精彩的歌舞表演开始了。12位女舞蹈演员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在优美的民族音乐旋律伴奏下翩翩起舞，歌手在舞队中穿梭，使你分不清是舞蹈演员在为歌手伴舞呢，还是歌手在为舞蹈节目伴唱？这里，有剧场里见得多的精彩的舞蹈阵容，更有剧场里见不到的亲切热烈的氛围。因为，剧场里的表演仍然是灌输式的，台上台下界线分明，在演出进行当中，不容许观众有交头接耳和介入的任何表现。而在沙都歌舞厅里，歌舞表演就在观众的面前，演出是活泼的，观众是松弛的，你可以为自己喜欢的节目热烈鼓掌，高声喝采，也可以让注意力暂时转移到同伴的身上，与来宾谈天说地，品尝美酒佳果，并不妨碍他人继续观赏节目。今晚演出的歌舞艺员并不知道台下的观众和顾客里是否有党政领导机关的领导人，他们只是按照原有的节目编排在作流水线式的表演。一曲《南国小镇沙头角》，接着是台湾歌曲《把根留住》，然后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选段《万泉河畔》，有别于流行歌曲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也一一登场，并且在不同的角落里传出认可的掌声和喝采声。一个小时的演出节目，使观众感受到一股清新的特区气息，获得了一种美的艺术享受。那位中年来客带着

满意的神情向温锦培致谢道别时，陪同的文化局局长赶紧凑过去发问：“秘书长，请您对我们歌舞厅的演出提出宝贵意见。”来客笑了笑，目光转向杨广慧。杨广慧说：“请中央来的同志给予批评指导嘛！”来客略作沉思，轻轻地说：“看了深圳歌舞厅的演出，很受启发。概括我的感受有八个字：健康艺术、美的享受。”随行的深圳干部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一行人转到环宇大酒店的卡拉 OK 厅，来客打开餐厅经理肖子锋递过来的曲目本，一行熟悉的革命历史歌曲和优秀的中国民歌曲目展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一展歌喉，放声唱起了“一条大河波浪宽”“今日痛饮庆功酒……”。在离开环宇大酒店时，他告诉这位文化局局长：“我在别的城市的卡拉 OK 厅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的中国歌曲呢！”

几天后，文化局的这位处长被请到杨广慧的办公室。杨广慧告诉他，这位参观深圳歌舞厅的北京来客——中央某部门的一位领导同志对深圳歌舞厅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位领导同志说，过去也曾听到不少深圳歌舞厅的传说，这次来看了，才知道深圳的歌舞厅原来办得这么好，我相信许多北京的、中央的领导机关的同志还是不大了解深圳这方面的情况。深圳方面为什么不派出一个能代表深圳歌舞厅演出面貌的演出团到北京来汇报演出呢？杨广慧认为，对这位领导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应认真考虑，仔细研究。他建议文化局在短期内筹组一个歌舞厅演出团赴北京作汇报演出，这是用艺术语言向中央和首都人